

不表现有多难

微信朋友圈里有人推送量极大,一个人就是一个频道,但是分享的价值也同样强大,转发高质量的文章,寥寥数句的个人感悟,奇妙的图片和视频等等令人感慨这种无私的奉送让我们受益良多。

也有的朋友只发吃逛或者与同伴排成一直行,扬起单腿单手无限延伸以表达愉悦的心情,也是很有喜感的。

发工作预告或者与工作相关的事属情理之中。

有的朋友很少发朋友圈,偶尔出现就是把自己P成明星的自拍并且定时发布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有人上来就是一通终极剧透,还要加一句我事先早就猜出来了果然应验。

我是一个没有修养的人,当即就给气疯。我们都喜欢宋代的艺术品,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表现。

可是不表现真的很难。

比如说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是可以在朋友圈发很多的感慨配上九宫格的图片,心情不好不是应该茶饭不思连呼吸都是絮絮痛不欲生吗,为什么会觉得只有表达出来才是真的悲伤。

还有那些自夸炫耀的凡尔赛文,飙车的实拍,违法的兴奋等等然后被上门的警察请进派出所。都是压制不住的想表现。

这些都还好,如果大家都不表现,生活就变成了一潭死水,不好玩了。

但若不幸是个文化工作者,极尽表现就未必是一个优点。

创造这件事所以难,就是因为表现的不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过火的表现肯定是场灾难甚至成为靶子或笑柄,能够找到最佳平衡点就是所谓的“金线”。

我曾经去过一个陶艺师的家,在我看来是非常牛的作品都被放在角角落落,我当时心想这样的作品不应该放到醒目的位置用追光照着吗,他仿佛看懂了我的心思,淡淡说道,放在角落里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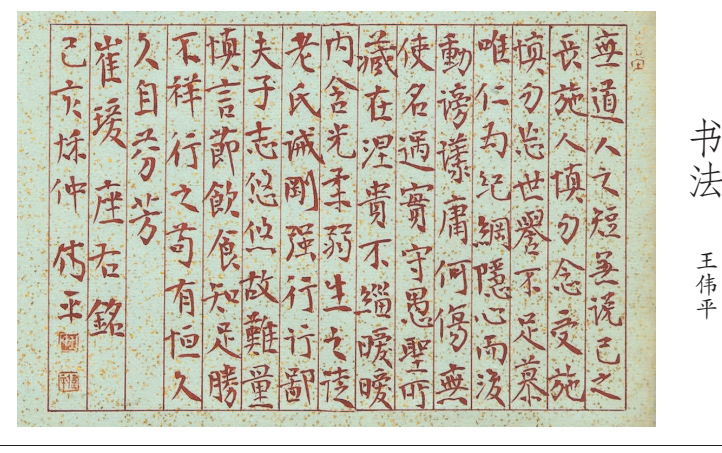
是啊,就像宋瓷经过历代的岁月尘封还不是被我们景仰。

说到底这都不是技法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态和境界去到哪一个维度停留在哪一个阶段表达就会定格在那里。

不光是做人做事,审美同样需要修行和感悟。没有表现痕迹的表现力始终是一座山。我们默默努力,是因为山在那里。



纸博



书法

王伟平

他走了,诗还在

陆正伟

步入作协东厅,我抬头看到墙上挂着历届主席夏衍、巴金、于伶、徐中玉、罗洛、王安忆等人的肖像照。承上启下,上海文学发展的“接力棒”在他们手上传递。“接力者”中唯有罗洛是作诗的,为“七月派”诗人。

记得罗洛此前是作协党组书记。他与叶辛、赵长天、宗福先、毛时安在主楼204室办公。老罗四川人,爱饮酩茶,时常能见他提着热水壶到楼下打水泡茶。那时还不时兴称职位或叫老师,我直呼其为“老罗”。

老罗平时话语不多。他见我有时在为巴老做事,便说道:巴老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居住于上海,是上海作协的荣幸,我们理应照顾好老人家。我感到此话发自肺腑。

1993年末,老罗与主席团成员走访时,与巴老聊起作协资料楼长年失修造成险情不断。不久,巴老把听到的情况反映给了市领导,说作协资料室有许多资料和藏书,此楼属危房,保存条件极差,因缺乏资金难以改建,望帮助解决。翌年,他又向有关部门写信询问进展的情况……

有了巴老的关心、支持,老罗和主席团成员便趁机将最初的修建改为对大院的整体改造。我是保管巴老手稿成员之一,老罗曾多次对我说,巴老为作协改建出力,我们要珍视这份关爱,将来要把他捐赠的书籍资料陈列好,留给后人,教育后人。

数年后,两幢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新楼相继落成,这不仅使资料受到了保护,还使老人在外租房办刊的《萌芽》编辑部迁回作协,与《收获》《上海文学》《上海文化》等杂志社汇聚主楼,使作协大院里的刊物品牌更齐全,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需求。

老罗身为“一把手”,但持有一颗激扬的“诗心”。我目睹过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西拉夫·克齐代表贝·布托总统从北京到作协东厅向老罗赠送艺术地毯的仪式。原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罗洛聆听了贝·布托讲话,便写了首《你来了,带着微笑》的诗。发表后,驻华大使将诗转给了贝·布托。引出了以上一段佳话……

老罗公务繁忙,哪有辰光作诗?一次,他送诗集时说的第一句话为我解开了谜。他说道:耗时费力的应酬能推则推,这些诗是在飞机上、火车上和散步中构思而成。1994年秋,我陪他去杭州看望巴老途经西湖,见他在车上喃喃自语。过后,对我说在酝酿一首赞美西湖的诗。回沪后,他给我一张宣纸。一看,是用毛笔写的原创诗:“每过白堤念乐天,佳词丽句至今传。秋月夜月波清干,柳下梅边好放船。西湖绝句一首。陆正伟同志清正,甲戌秋月。罗洛。”

1998年初,老罗被查出患了肺癌。住进华东医院。我把此事告诉了巴老。一天,王院长来查房,巴老对他说,罗洛遭受过不少苦,请多关心他。巴老去杭州养病前,又让女儿小林看望了罗洛。

作协召开“上海首届低幼文学奖”颁奖式前夕,我将一叠获奖证书带到病房,请老罗以作协主席的名义在证书上签名、盖章。他见证书已钤有巴老名章,叫家人带枚小一号的章来盖。两天后,老罗在身体极度虚弱中,一一签上名,我帮他盖盖章。见他累的话音都模糊了,我能感到他是在用生命中最后的余力,为受冷落的低幼文学发展助力加油。

数月后,我与研究室沛龄兄探望老罗,交谈中,他向我俩传授在兰州科学院任图书馆长时资料保管的经验。临别,他托我把他放在办公室的两本诗稿找出来,想再看一看。我在他没待过一天的新办公室的书堆里找出手稿本送到病床前,由于病情恶化,老罗正吸着氧,手上的诗稿只翻了几页就无力翻动了。他交给我说:“你在黑封面的诗稿前页上注明‘罗洛译’,那本……黄封面上写明1980年5月-7月,再写上:罗洛诗稿……用粗笔写……”最后,他又对我说:“请你替我捐给资料室。”

我打开诗稿首页,看到老罗“平反”后作的第一首诗。诗中写道:“像微风那样悄悄地吹来了/即使你挽留,我还是要走的/像泉水那样悄悄地流走了。”不承想,一语成讖。

老罗走了,诗还在……

就在前几天,我去了老北站附近的环龙摄影器材商场,印放完照片,在商场里逛看看,还是老习惯,去一家专门出售摄影马甲的小店铺转转,接着,又去了斜土路鲁班路上的星光摄影器材商场看看有什么新产品。喜欢摄影,有机会就会逛这两家商场,顺带还可以看看情有独钟的摄影马甲。

好多胶卷,这件马甲放十几个总没问题!我试穿了一下,在镜子前一照,感觉还真不错。

很快,摄影胶卷被数码相机代替了,渐渐用上了单反、微单相机。这件摄影马甲,好像放胶卷也不过一两回,携带数码相机就轻松多了,即使电池,也微不足道,而那必不可少的储存卡,可真是小得只比一枚邮票厚些。

摄影马甲

马以鑫

但是,对摄影马甲我还是那么喜欢。至少,它不占地方,穿得厚些,一件摄影马甲也能套上,还有保暖作用,夏天外出,在T恤或者衬衫外面披件马甲,也不碍事。更重要的是,上面表袋放入身份证,那可是妥妥的,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前年跟着春秋旅行社摄影团去古巴、墨西哥,一次上了大巴刚要坐下,不料裤子后袋一瓶水被压爆裂,边上的领队、摄影家胡子捷森顿时惊叫起来——护照!我微微一笑,哈哈,我的护照在我的摄影马甲右边拉链袋里呢!而前襟两边大口袋里,可以放进瓶装水和毛巾,像百宝箱。

记得添置第二件摄影马甲,是去海南岛之前,说那里有多热多好。踱到摄影器材商场,好像还是天山路那家,看到渔网式的摄影马甲。那可真是渔网呀,遍布洞眼,只是马甲下沿前后是布料,而且都是口袋。外穿上它可真是派用场,凉快!就这么,我只要逛摄影器材商场,总要到摄影马甲铺子前面流连、徜徉,细细观看,有时就像要积累什么宝贝似的,添置一件又一件,成了一种着装风格。一次看到马甲脖子处有一小帽套拉——这多好,再也不用怕刮风下雨,或是烈日暴晒,再说,小帽犹如小薄袋子,马甲一卷塞进去,毫不

在今天的徐汇区蒲西路166号,静静伫立着中国沿海第一座完善的气象台,同时也是中国唯一一座持续了百年的气象台:上海气象博物馆。这座三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坐落在今天的水泥森林中,看似默默无闻,在国际气象史上却有一席之地:1879年7月31日,它发布了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台风警报。如今碧绿草坪上的仪器依旧日复一日地记录着“徐家汇温度”,而老楼仍在发挥科教功能的余热。

气象日日新

詹湛

古老外墙、木质结构、西式栏杆,如今这栋建筑的默默低语,我们可以从砖面的缝隙里听到。历经先后三次外墙整修(1950年、1980年、2014年),水泥剥开后,一砖一瓦色泽如初。唯独不同的是,在1910年时,为了防止沉降,铁塔替代了原建筑顶部的砖石,又增加了一棵台风“风树”。再者,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1985年1月新竣工的、与之毗邻着的十七层气象大楼,是全国气象系统第一座高层气象业务大楼。

如今这座改为气象博物馆的徐家汇观象台,最初来自传教士。首任台长能恩斯曾绘有一幅他所理解的“台风眼”,今天放大后被悬挂在高处,惟妙惟肖,精准得让人叹服。能恩斯还有一位“宝藏”同事:1893年至1918年间绘制过620张台风路径图的“台风神父”法国人劳积勋(Aloysius Froc, 1858~1932),他按月份详细描述了过境的台风路径,并发明和推广了一套完善的风球符号系统,符号的复杂组合甚至能表示方向与经纬度,上海开埠后很多贸易船只受此惠恩,而不少南亚地区的预警系统也由此参考而来。

内部游览很是引人入胜。除了博物馆入口处漂亮的银色三十二位制罗盘与一楼中央的旋转木梯,各种文献资料与模型(如土山湾孤儿院为这儿贡献的

手绘全国地图)一应俱全,与灰白色的小六角形马赛克瓷砖地面相映成趣。游客们还能在这里见识到奇妙的毛发湿度计、经纬仪,近距离接触传说中的“风暴瓶”实物(笔者参观当日气温较低,白色结晶正在慢慢浑浊);而人口处呈明显上升曲线的热岛效应图也在提醒着我们:上天恩赐的良好气候不可以被随意挥霍。

没错,这座博物馆更像是一本教科书,不仅记载着过去,也描述和见证着今日上海气象业务的蓬勃。若把气象博物馆与上海气象局视作一体,它们的贡献不止“徐家汇温度”一项,简直一肩负华东地区与长三角灾害性天气监测的使命。

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展数值天气预报的地区之一,这得归功于这儿曾购入全国第一个天气雷达和全国气象系统最早的无线电传真网络。但一座大都市如需“应变风云”的弹性,除了物质支持,的确还离不开许许多多执着坚守的思考者和劳动者。由于气象工作的特殊性与持续性,不少工作人员至今履行着早晚轮班制。从第一次温度、湿度和降雨量记录(1872年12月1日)至今,这几对上海气象的监测从未间断过。徐家汇观象台成立140周年之际,世界气象组织给予了它“世纪气候站”的认可。

这栋古朴欧式建筑门前的草地上,落叶翠绿或金黄色,和诸多测量仪器融为一体。我不由得想到,它们难道不是风雨同舟般地与我们历经了沪上每一个台风天、大雨天,寒暑天吗?从枝丫叶绿、玉兰开花,到燕子归巢,蝉儿鸣叫,它们可以说一天都没有休息过,说是“气象日日新”,并不为过。

艺术走进老厂房,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十日谈

老建筑新魅力 责编:徐婉青

深夜花开

贾双玉

有闻到过。我来到客厅,那味道更浓了,打开灯,四处查看,发现那盆养了多年的昙花,终于开了一朵。昙花一现,多难得的机会!我顾不上睡觉,把花盆挪到灯下,蹲到跟前去看个究竟。它在逐渐盛开,长长的茎有力地托着花朵。花苞外面裹着一根根淡黄色针状须茎,正在张开,向后一点点仰去,条状的花瓣

也在张开,慢慢地我望见了它的花蕊,茸茸的,上面沾满颗粒,好像拥在一起的鱼籽。洁白的花瓣在灯光映照下,柔和而润泽,似乎有些怕羞,它的香气也与众不同,香而不烈。

夜深了,昙花还在展现着它的生命力,最大限度地舒展着,香气溢满了房间。望着它的尽情怒放,我没了睡意,完全被它的艳丽动人感动,原来,充分的展现自我就是昙花的使命,哪怕只是一现。

深夜盛开的昙花,不经意中给我带来惊喜、愉悦,瞬间,心情明朗起来。

